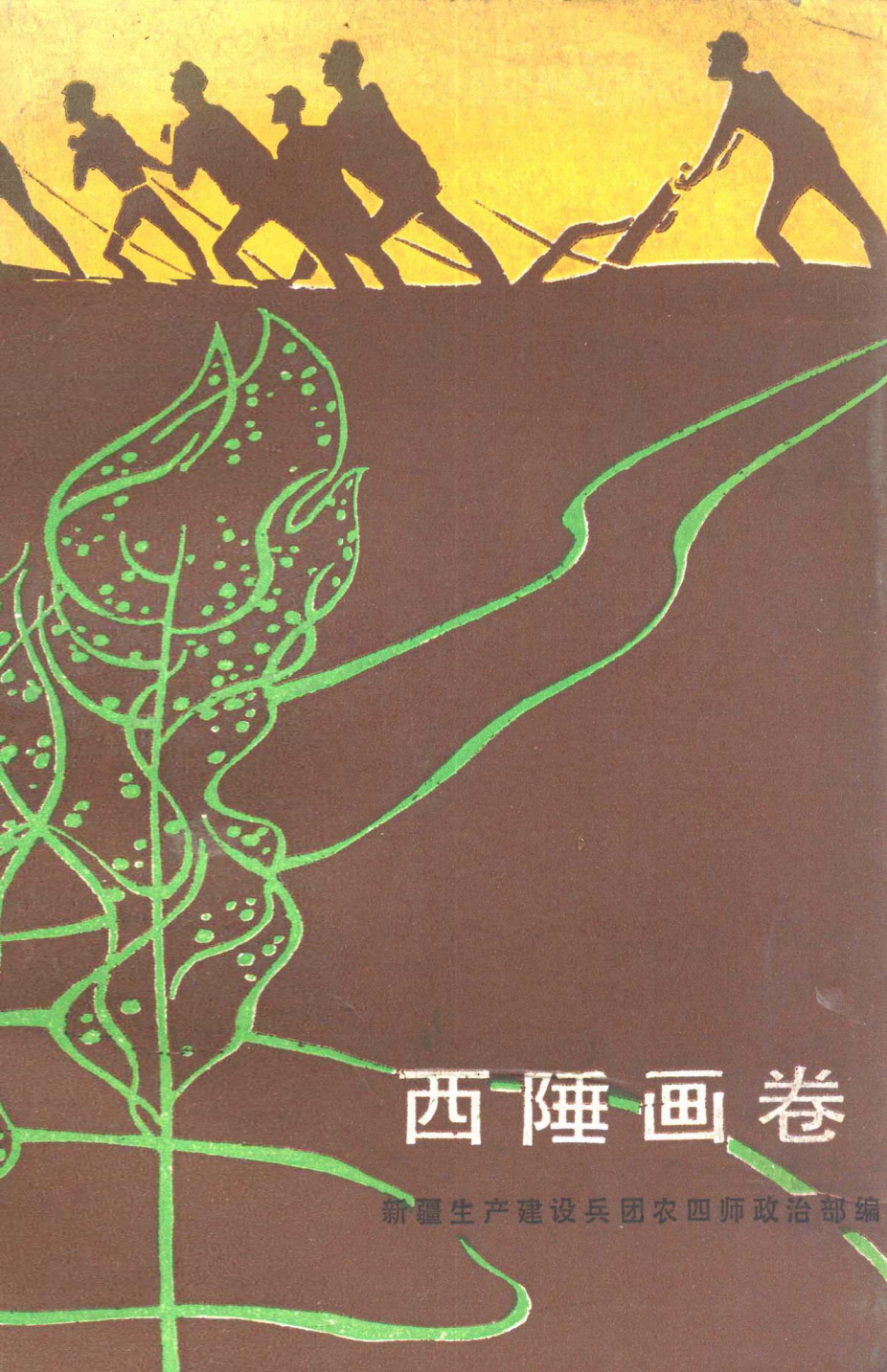




西陲画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政治部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西藏画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政治部编

前 言

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军步兵十五师则随之而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四师，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农四师是一支久经考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从井冈山到陕北；从华北抗日前线到陕甘宁边区的南泥湾大生产；从保卫延安到进军新疆，经历过革命战火的洗礼，在严峻斗争生活中得到了锤炼。五十年代初，我部奉命驻扎于新疆伊犁地区，担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使命。三十多年来，广大军垦战士于顺境之中志不为丧，于逆境之中志不为慑，坚定地发扬南泥湾精神，勇敢地担负起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任务，为伊犁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保卫祖国边疆，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那峥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英雄的业绩，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激励着我们继续奋发向前。

一九六〇年，农四师曾编写、出版过一部《从中原到边疆》的革命回忆录（一、二集），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支部队逐鹿中原、保卫延安的战斗足迹和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伟大壮举。我们把它作为一部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力量，在不少读者中，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时隔二十多年，我们虽然历经坎坷，但全师广大军垦战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为共产主义理想开拓奋进的脚步迈得更大了。眼见改革之花开遍全国，

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边疆各族人民的激情更加高涨了，决心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继续做出新的贡献。于是，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又汇编了这一部《西陲画卷》，作为向兵团和我们师成立三十周年的献礼，并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在这部集子里，冯租武同志的《伊犁垦区开发之初》、陈芝谱同志的《屯垦戍边为民造福》，生动地描绘了农四师屯垦戍边三十多年壮阔的斗争生活画面，反映了伊犁河谷的沧桑巨变，热情赞颂了广大军垦战士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祝庆江同志的《亲切的接见》、靳保全同志的《朱总司令在农四师》、柏振岐同志的《王震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等文章，真切地记叙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农垦事业和广大军垦战士深切关怀的感人情景，也表述了广大军垦战士对革命老前辈们的崇高敬意。

在共产主义伟大旗帜下，许多革命志士为了党的事业，远离家乡来到祖国的边陲，数十年如一日地求索、拼搏、奋进，在农四师这座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以血和汗乃至生命描绘着屯垦戍边的壮丽画卷，在农垦创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生活在这儿的老军垦是开拓伊犁垦区的先行者，他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荣，以造福于边疆各族人民为己任，用勤劳的双手开发广袤的处女地，节衣缩食建工厂，办学校，帮助地方进行土改建政，发展生产。后来，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复转军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相继投身于屯垦戍边的战斗行列，为我师的发展壮大增添了新的血液，许许多多的同志在这广阔的天地里放射出了生命的光华。书中所提到的部分典型，就是我们农四师各条战线的突出代表。诸如《一息尚存，决不松劲》中的科技工作者彭余庆，《芳香的事业》中的上海支边青年徐春棠，等等，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改革者的春天》、《哈

《桑河畔致富歌》、《肖尔布拉克在腾飞》等文，反映了我师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初步变化。《一个维吾尔族姑娘断肢以后》、《这里盛开文明花》等文，则生动地描述了加强民族团结、建设文明单位的感人事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伟大。

伊犁河谷美丽而富饶，但在解放前这里却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古漠荒原，解放后，经过广大军垦战士和各族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劳动，才使它旧貌换新颜。本书各篇章真切地显示了军垦战士的勤劳智慧和改造自然的伟力，记录了农垦事业的发展和坚守在边远地区祖国儿女跳动着的红心，展示了边疆的美好和灿烂的前景。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定的精神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政治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屯垦戍边 为民造福	陈芝谱 (1)
胜利的会师	毛拉也夫 (维) (6)
莫河剿匪记	柴恩元 (9)
并肩战斗 共歼顽敌	司马义洛夫 (维) (14)
伊犁垦区开发之初	冯祖武 (18)
火红的岁月	张升科 (23)
建设边疆第一功	田 夫 白家德 (34)
奋战荒原	吴耀忠 (44)
碱滩稻香	张绪昌 (51)
亘古荒原起宏图	王守贤 (58)
回顾农四师的创业历程	吴立权 (66)
察布查尔垦荒之初	刘可桑 (72)
粮仓纪事	雷 霆 (76)
朱总司令在农四师	靳保全 (82)
王震同志和我们在一起	柏振歧 (85)
为中坦人民增添友谊	谢睦森 (88)
亲切的接见 历史的转折	祝庆江 (94)
改革者的春天	程德臻 (100)
长长的边防林	陈友明 (104)

肖尔布拉克在腾飞.....	克 迅 善 先	(110)
哈桑河畔致富歌.....	路金月 李兴旺	(121)
唤来金凤凰的人.....	张宗智	(125)
格登碑下話滄桑.....	陈明章	(129)
老連长的选择.....	王秋生 陈英梅	(132)
今日的阿里馬力.....	孙建中	(135)
这里盛开文明花.....	李林松	(138)
一息尚存 絕不松勁.....	孙建中 李 征	(142)
天涯芳草育香人.....	李鴻康 庄雪华	(152)
“鉄大門”張国平.....	鉄 笛 邵 红	(157)
耕耘者的足迹.....	徐宗元	(163)
高飞的雄鷹.....	徐作怀	(170)
一条閃光的路.....	蒋晓菁	(179)
草原医生何显成.....	任松涛 杨昊光	(185)
她，沒有虛度年华.....	<u>达 文</u>	(192)
一个維吾尔族姑娘断肢以后.....	罗荣典 姚佐澄	(204)
垦区瓷花放新彩.....	邢 玫 周志卓	(210)
“团结”奶粉美名揚.....	杨惠民	(217)
天馬出昭苏.....	初 冬	(222)
昭苏草原散記.....	范润生	(226)
天山挖药散記.....	伊 萍	(233)
伊犁河漁歌.....	徐作怀	(236)
后 記.....	编者	(238)

屯垦戍边——为民造福

陈 芝 谱

一九五一年七八月间和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十三团在团长冯祖武、副团长柴恩元、副政委刘征等同志的带领下，奉命从库车、阿克苏分批进驻伊犁地区，同六军骑兵团、军区通讯团汇合组编为五军十五师，驻扎于伊宁、巩留、新源、昭苏、特克斯五县境内。五三年三月，十五师奉命整编转业。一九五四年八月，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四师。一九五五年夏季至一九五六年初，原五军独立农场、独立牧场和六军五十团相继编入农四师。一九五八年，全师广大干部、职工省吃俭用，集资捐献，新建了共青团农场。一九五九年至六二年，先后组建了红一、红二、红三场，察一、察二、察三场，十一团场，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场。

一九五二年整编转业前，全师三个团只有七千八百多人，改编农四师后，随着大批知识分子、转业战士、支边青年的陆续到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八四年，全师已有十九个农牧团场，六十二个以生产原煤、水泥、奶粉、酒、陶瓷、玻璃、革制品、加工饲料等产品为主的工矿企业，有学校三百余所，卫生机构三百八十多个。师、团都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兽医站、良种繁育场等科研机构。三十二年间，农四师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现已成为拥有二十余万人口的工农商学兵密切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联合组织。

三十二年前，在党的指引下，我们不顾关山千重，瀚海无边，用鲜血和生命解放了祖国的疆土，继而又迈向新的征途，来到从未探足的边陲塞外，肩负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光荣使命，经受过艰苦创业的磨练，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战斗里程。每当追溯往事，我便感奋不已，为把边疆建设得更加美好充满了信心。

农垦事业白手起家，创业初期一无所有。面对困难，我们没有什么奢侈的要求和无视基础的遐想。开始没有住房，大家就挖地窝子搭草棚子栖身，置地铺潮湿毒蛇爬行而不顾；农具缺乏，我们就利用废铁打制砍土钐；耕畜不足，就靠人拉铁犁。

一九五二年，我在十三团二营担任教导员，同战士一起劳动，同甘共苦，火热的战斗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春耕季节，伊犁谷地乍暖还寒，气候多变。指战员们坚决贯彻执行第一次师党委会会议精神，即使狂风呼啸，大雨倾盆，也要肩拉铁犁，手抡坎土钐，顽强地坚持拓荒垦殖。战士刘宝云双手裂开了几十个口子，一用劲，血就顺手流，但他未曾叫苦，仍然默默地坚持劳动。就这样，二营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第一次种植各类作物二万五千九百多亩。八月，部队全力投入夏收。小镰收割，日工效一般为二至四亩，二营的同志每人每天可完成五亩；钐镰收割，日工效一般为八至十亩，以谭文智为首的“大刀队”每人每天完成十七八亩。脱粒主要靠牲畜拉碌碡轧碾，同志们一直干到翌年春节前夕，大家吃住在雪地里，直到收获的粮食全部入仓。这一年，全师同志克服了生产资料缺乏、吃住条件艰苦等的种种困难，战胜了风、霜、雹、旱等灾害，夺得了小麦、水稻、油料总产一千九百九十六万多斤的好收成。

伊犁盆地三面环山，那终年不断的冰雪象瀑布一般从山巅的巉岩间披落下来，溶化了的冰雪从深邃的峡谷中注入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汇入伊犁河流向了远方，被开垦的处女地只有

望水空叹！为了解决用水的问题，一场兴修水利的战斗开始了。干部、战士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忍受着肩手被磨破的疼痛，甩掉棉衣甚至赤着光背大干苦干。开凿土石同志，有的腿脚麻木，便索性跪着干，挖下的土石要靠人力挑向陡峭的堤岸，有些女同志不顾手被冻肿脸上起泡，挑着担子活跃在水利工地上。置身于如此热烈的境界，我注视着那兀立在漫漫雪海之中的巍巍天山群峰，不禁沉吟：“唔，多么坚强，多么可爱的战士啊！”时过境迁，当年水利工地上的呐喊声、号子声，抡锹挥镐的雄姿，挑起担来往来如织，似春燕般的轻盈，一一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记。一九五二年，全师苦战一冬，修铺大小渠道十三条，共长四十二公里，完成土方四十四万二千九百七十五立方米，完成石方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四立方米。从此，每当风雪来临的季节，浩浩荡荡的大军便在冰天雪地里大搞农田水利。年复一年，奔腾不羁的流水终被节制，天然河道出山口后即为人工渠道所替代。现在，全师已有水浇地九十九万二千亩，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

收成总在汗水浸淫处。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在伊犁河谷广阔的荒原上，在昭苏的高寒山区里，开垦了大片绿洲。现在，全师已有耕地一百五十三万亩，园林九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亩，草原三百二十七万八千亩，拥有各类牲畜四十二万七千多头。当初，全师只有一台拖拉机，至一九八三年底，全师已有拖拉机九百九十七台，联合收割机二百五十九台，汽车六百二十五辆，从犁、耙、播种，到平地、开沟、除草、松土、收割、脱粒、运输，都使用了机械作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三年，全师累计生产粮食五十五亿五千七百斤，上交粮食十九亿九千斤，累计生产棉花十八万七千九百担，累计生产油料一亿九千三百斤，生产肉类一亿三千四百一十四斤，累计上交农牧税金五千三百一十二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由一九五四年的一百八十二万八千

元，逐步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一亿六千七百四十六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也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新局面。

长期以来，农四师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全师经营有利，最高年份盈六百八十七万一千元；十年动乱期间，年年亏损，最多一年亏损二千五百八十四万八千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务扭亏为盈，情况逐步好转。自一九八二年八月农四师恢复以来，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全师经济建设又有了新的突破。一九八四年，全师工农业总产值达一亿九千一百二十一万元，粮食总产量三亿二千七百五十三万斤，均为历史最高水平；植树造林两万三千五百亩，是历史上造林面积最多的一年。特别是垦区西部平原荒漠地区，一些边境团场的职工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在一百三十二里的边境线上，植树六千六百余亩，形成了我国“三北”防护林体系西端的一道绿色屏障。现在，这里已建成上百个开发性家庭林场，造林上万亩，每个家庭林场实行林、牧结合，初步显示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日益改善。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不断增强民族团结，是发展农垦事业的重要保证。多年来，我们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帮助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共同进步当作自己的光荣任务，坚持为各族人民办好事。五十年代初期，农四师抽出一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牧区，帮助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政府，并派出医疗队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在农业合作化中，支援了三百余名行政、技术干部，帮助地方建立了大批互助组和数十个农业合作社，帮助培训当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六百余名。每年派机车到公社、大队犁地、播种、收割，提供一定数量的优良品种，涌现了六十六团、六十八团十一连、七十一团七连等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及许多先进个人。当地政府、各族人民也始终把我们当成知心朋

友。建场初期，他们向农四师拨借熟地和二荒地六七万亩，并热情介绍了当地耕作经验，配合修整渠道；天旱时，他们便主动让水给农场浇地；肥料不足，民族兄弟就从山上冬窝里拉运老羊粪送到生产连队。这一切，对我师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由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共建文明和联谊活动的广泛开展，“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民族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农四师有八个团场位于边境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多年来，我们不仅担负着开发建设边疆的重任，同时还与各族人民一道，日夜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为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十多年屯垦戍边的战斗生涯令人难忘，四化建设的光辉前景尤其鼓舞人心。今后，我们将为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胜利的会师

——记原民族军绥定步兵一团与 进疆部队胜利会师二三事

毛拉也夫 （维吾尔族）

一九四九年春天，原民族军绥定（现改为水定）步兵第一团（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四团场）正驻守在安集海的奥尔满巴克地区。当时，指战员们通过自己的报刊、广播，陆续地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地各战场上的战斗情况。从下半年开始，部队领导也开始向部队宣讲内地战况，特别是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集中讲述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革命部队和内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战斗任务的一致性，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彻底解放全新疆、全中国！

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传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市后向新疆挺进的喜讯。指战员们深深感到，三区三万多人的部队和即将进疆的解放大军东西夹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军队，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解放全新疆的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于是，许多人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领导上也不时地向指战员传达、讲解西北局势，并在思想上、物质上准备着与解放军老大哥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市（当时叫迪化）胜利会师。

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疆部队总部和省政府通电起义。十月一日从北京传来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令人振奋的喜讯。不久，该团的一位副团长泰勒盖提（塔塔尔族）先去了乌鲁

木齐市，与最早到达那里的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首长见了面，并陪同两位领导同志来到安集海的奥尔满巴克我团所在地看望全体指战员。团部顿时热闹非凡，该团以及驻在附近的民族军其他部队的指战员们（那时，驻在玛拉斯河大桥南北的中间防线有六、七个团）都一起赶来欢迎他们，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还和那两位领导同志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笔者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看到，仍保存在该团当时的一营营长、现为伊犁养路总段离休干部吐尔逊·尼扎莫夫同志家中）。这两位首长给指战员们送来了“八一”帽徽和胸章。从那天起，三区民族军各部队指战员们的军帽上、上衣上，都出现了闪闪发光的“八一”帽徽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

两位首长走后，又经过二十多天紧张的和物质的准备，该团组成了三个行军单位，第一批是由团机关大部 and 团直、一营全部、二营的一部分组成，由团主要领导带队，共乘七十三辆卡车，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出发，第二天下午赶到乌鲁木齐西郊的依克勒甘塔什山。前来欢迎的除当时在乌鲁木齐市的党政军领导外（包括原三区政府和部队已经在乌鲁木齐市的领导和起义部队代表在内），还有数以万计的各族各界群众，也敲锣打鼓、鞭炮震天、载歌载舞地夹道欢迎。指战员们从那里列队步行，经过西大桥，沿着现在的新华路，一直走到事先准备好的东南郊八户梁附近的一个营房。部队每经过一条街道，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夹道欢迎，还有尾随着的群众一直送到营房大门口才离去。

该团第二营的一部分和三营全部为第二批行军单位，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出发，第二天晚上抵达乌鲁木齐市。最后一批，即后勤处和另三个骑兵连，大约是十二月初到达乌鲁木齐市的。

该团先头部队到达乌鲁木齐市不久，上级决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联合入城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张治中

先生和赛福鼎同志等也专程飞抵乌鲁木齐市。十二月九日上午举行入城式时，彭总等首长站在南门内的原新疆商业银行大楼的阳台上，检阅参加入城式的部队。陪同彭总检阅的有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政委徐立清以及赛福鼎、包尔汉、陶峙岳、陶晋初等领导同志。入城式开始后，解放军装甲部队由东门领先进城，我团由副团长塔勒盖提率领，从大西门列八路纵队步行入城；起义部队的骑兵由北门入城，直往南行；从东、西两门进城的两支部队从大十字转而南行，经检阅台出南门至南梁。当天晚上，在西大楼举行了盛大庆祝宴会，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包括我团营以上主要领导干部，都出席了宴会并受到彭总的亲切接见。

我们团进驻乌鲁木齐市后，担任了南门以南市区城防的警戒任务。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又接受新的任务：一营继续担任南门以南的警戒任务；二营则装备成骑兵营，开赴古城（奇台）、北塔山一线；三营乘飞机开赴哈密，在那里装备成骑兵后，在巴里坤、伊吾一线，参加了剿匪战斗。

（附记：本文是笔者根据该团当时十几位指战员的回忆、叙述，进行记录、整理并翻译而成的。）

莫河剿匪记

柴 恩 元

一九五一年，我在二军五师十三团任副团长。部队驻在库车。九月，接到军区命令，从我团调一个营，代号“冯（祖武）贺（劲南）支队”，前往伊犁剿匪。团里决定由我带领一营去执行任务。一营由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炮排组成，还配备电台一部。

十月初，我们乘军区运粮的汽车从库车出发，经轮台、焉耆、托克逊、乌鲁木齐等地，半月后到达伊犁。部队暂驻伊宁市北郊的巴彦岱待命。五军政委、伊犁军区政委、伊犁区党委书记顿星云同志代表党、政、军前来慰问我们，并介绍情况，指导工作。

那时，伊犁地区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在伊宁市大街上竟有人在光天化日下发表反革命演说，攻击我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入夜，时有冷枪响起，信号弹象鬼火一样在夜空划过。居民人人自危，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更有甚者，巩留、新源一带土匪活动猖獗。他们凭借深山密林，经常出来骚扰百姓，烧杀抢掠，有时竟敢攻打公安局、洗劫县人民政府。匪徒们裹胁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起上千人的反动武装，配备有机枪、步枪、马匹，四处流窜行劫。巩留、新源两县人民深受其害，日夜盼望解放军迅速征剿。

不几天，我“冯贺支队”移驻巩留，并按军区指示组成剿匪

指挥部，协同指挥作战。二军、五军、六军驻伊部队均有领导干部参加。十一月下旬，各项战备就绪。

一天，接到情报：土匪正集中在莫河附近的卡叭格朗沟，那里有个小村子，是土匪的据点。我命令三连前往包围。三连分批乘车出发。不想，前卫排尚未到达莫河，便发现土匪已往小叭格朗运动，连长王振功立即指挥前卫排占领就近的制高点，霎时间枪声大作。前卫排立足未稳，几百名匪骑已气势汹汹地扑上山来，战士们一阵射击，把土匪压回山脚下。当他们发现我军人数少，便重新组织集团冲锋，狂呼乱嚎着拍马涌来，眼看就要突破我军阵地，正在万分危急之时，三连另外两个排匆匆赶到，来不及喘气便投入战斗，暴雨一般的子弹洒向匪群。阵地前面，鬼哭狼嚎的匪徒们死的死，伤的伤，侥幸逃生者如丧家之犬，落荒而去……。

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这次战斗使我们对敌人有了较多的了解，俘虏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土匪内部的情况。这股匪徒乃乌合之众，缺乏军事素养，战斗力很弱，不堪一击。他们内部分崩离析，受裹胁者大多悄悄逃走。但匪徒们土生土长，地形熟悉，往来自如。加上语言、服饰与百姓无异，不易辨识。而我们的战士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不熟悉地理环境，不善骑马，困难诸多，亟待克服。

我们决定部队短期休整，在战士中开展两项活动：一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二是学习骑射技术。一时间，营地变成了军校。战士们每天不是叽哩咕噜地学民族话，就是上鞍跨马，在雪地里奔驰。……半个月以后，大家都学会了一些“夹生”的少数民族话。大部分战士都可以骑马射击、劈刺。

十二月中旬，二连接受任务深入莫河林区追击残匪。连长张天福和指导员章国华商量后，决定先派出侦察组摸清敌情。侦察组由排长刘廷先、班长刘开宽、战士孙成高组成，规定他们两天